

雨后的傍晚,我从一个小饭馆里吃了饭出来,无意间抬起头来,竟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。

这是一条狭窄的小街道,每当汽车开过,行人都要小心地闪躲。路边是稀疏的行道树,树梢上面是人家的窗户,窗台上挑出的竹竿晾晒着衣服,楼的棱角折出各种杂乱线条。但就在这片杂乱的上方,出现了一道彩虹,怎不让人惊异。

我驻足观看。虹十分艳丽,虹身不太宽,但弧度优美,像一座标准的拱桥驾在天上。因为天色向晚,空中又有浓云堆积,它的艳丽更显得分外耀眼。虹往往给人飘逸的印象,但这道虹上部红紫,中间明黄,下部绿蓝,色彩在渐变中显得平整,甚而有了点刚劲的味道,似乎是在把它的美用力地布置在那儿。

由于我在仰望,引起了路人的注意,有几个停下了脚步,也跟着仰望,其中一个还惊奇地叫了一声。是的,跟着我抬起头来的人,也许只是以为这街道上方的楼层发生了什么事,不料,他们却看到了美丽的彩虹。

城市上空的彩虹

胡弦

“好久没看到彩虹了!”一个老者说。

“是啊,真好看!”另一个人应和着。

“快来看彩虹,真的彩虹!”一个从茶叶店里出来的妇人,反转身子朝店里喊。她在喊店里的一个小女孩,那是她的孙女吧。小女孩像一团绒球似地从屋子里跑出来,也许,她有生以来还没看到过真的彩虹,而只是看过彩虹的图片。

众人的站立影响了交通,一个司机在按喇叭,他开着一辆小货车,等人家让开了道,他又不急着开了,他从窗口探出脑袋,望着天空说:“嗨!”

但虹很快就消失了。也就是几分钟吧,天空暗了下来,小巷也恢复了原来的秩序,地上的霓虹开始闪光。

我慢慢走着回家,脑子里却残



世上有因丑而美的人吗?有,舞台上的丑角。

作为完整的人物形象,小丑最早出现于爱尔兰神话中,他是高鼻、光头的瘦长个子,穿一身红衣和一双长长的鞋子。16世纪,小丑首次出现在英国和意大利的舞台上,他们仅仅是幕间补空者。马戏团的小丑形象产生于19世纪初,由中世纪的宫廷小丑和意大利民间喜剧中的小丑形象发展而成。关于马戏团小丑的由来,传说1869年,马戏班里的演员汤姆·贝林在一次演出时不慎失手,班主将他关在更衣室里,不许他再出来。贝林不甘心,想出一个主意:他穿起极不合身的衣服,模仿班主的动作,以此丑化班主。不料班主突然闯了进来,贝林赶紧逃走,慌忙中窜进了表演场,不小心又跌到围栏外。观众大呼“奥古斯特”,情绪激烈。班主见状,灵机一动,让贝林以后在每一个节目后都作类似的滑稽动作娱乐观众。好事者问,观众为什么大呼“奥古斯特”。有人解释说,贝林跌出围栏时,正好有一个观众在对别人大声说“八月”(“奥古斯特”既是人的名字,又是“八月”的意思),其他观众以为这个演员名叫奥古斯特,于是跟着起哄,大呼“奥古斯特”。从此以后,“奥古斯特”成了“小丑”的代名词。又有人问:“马戏团的小丑为什么有一个大红鼻子?”一种解释认为,小丑在场上跌跌撞撞,俨然是个喝醉酒的人,所以给他按上个红鼻子,权作酒糟鼻。另一种说法是,小丑经常会出现让观众中间,为了区别于观众和引人注目。

小丑出场,可以是一个人,也可以是两个人。如果是两个人,就比较热闹,这时其中一个白脸小丑,另一个是有红鼻子。白脸小丑通常代表理智;红鼻子则是个胡闹者,小丑通常是不说话的,用身体语言表演,偶尔冲出一个关键词,更让观众忍俊不禁。

中国的戏曲中也早有丑角这一行当,“丑角”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宋元南戏中,和西方的小丑一样,丑角在鼻梁上抹一块白色,京剧中俗称“小花脸”或“三花脸”,根据人物的性格和身份,可分文丑、武丑。如果扮演女性(通常由男演员反串),则又称“彩旦”或“丑旦”、“摇旦”。文丑语言幽默,武丑武功特异(如走矮子步等)。丑虽排在行当的最后,但他们的表演要求很高,除丑行外,还要掌握其他行当的要领;除京白、韵白外,还要会讲各种方言,所以丑角的表演,懂行和不懂行的观众都喜欢看。由此想到,振兴京剧,是否也可以多演些丑行戏?

丑的魅力



陈钰鹏



西塘古镇今非昔比,令人刮目相看,站在环秀桥上举目近望远眺,窃窕清清的小河伸向远方,河中的游船静静地荡漾,沿河的近千米廊棚下新开出不少画店、古董店,商业气氛渐浓,廊棚下古亭坐满席地而坐的美校学生正在练习写生,三五成群的游客拍照留念,酒肆茶楼红灯高挂,在不远处的明清大宅的沿河码头上正在敲锣打鼓、热热闹闹地演着地方戏,观众人头济济隔河看戏,也有坐船看戏的悠然自在,匆匆一看活生生像一幅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离开人头济济的看戏观众,拐入西塘古镇幽静的窄弄小街,

留着虹的影子。

我想起小时候的情景,那时,每当有虹在天空中出现,我们就朝着它奔跑,奔跑,在雨后清新的大地上,在泥泞和积水上,我们追逐、嬉戏,像一群快乐的水珠。微凉而透明的岁月啊,所有感觉都是幸福的,包括滑倒,包括虹。那微微颤动的虹,是我们滑倒时摔出体外的笑声和疼。在激情澎湃的青春时期,又有多少次,我和同龄人仰望着虹,心中溢满了憧憬。虹,一直是美好和纯净心灵的象征。

已有多久不曾看见虹了,十年,或者二十年?现在,虹越来越少见了。除了日益严重的自然污染,一定还有另外的原因吧?

我望着从街道上走过的同类,忽然有了答案:处身在这样的一个掘金时代,人人奋勇,表现在走路,低着头匆匆往前赶者多,哪有抬头望天的闲情呢?

但天空,一直为我们保留着它的美丽。举头望天,天上不会掉馅饼,但天上有彩虹,有和心灵对应的空间。虹,多像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理想的化身!

好看的不好吃

许玮

现在市民们购买食品有点提心吊胆,因为近年来已多次发生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:如在豆芽中加入“保险粉”,使其变白不易腐烂;馒头中加入吊白块和面粉改良剂;用甲醛浸泡海产品,以及“苏丹红事件”等。这些食品添加了国家所不允许使用的品种,对人体器官会产生损害。

普通消费者不是食品添加剂方面的专家,那如何购买食品呢?

首先是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各类食品;二是在挑选食品时看它的配料表,上面标识了添加剂的各种成分,如果不标示或含糊不清的,坚决不买;三是可从外观直接识别和判定“问题食品”。

这就是本文的题目了:好看的不好吃!

比如,鸡翅、鸡脚类,加入双氧水后看起来会比一般产品白、胖。你如果看它“卖相漂亮”,那就上当了。类似的,小黄鱼加入黄粉会金黄金黄的,“卖相”更可观,但你用手摸一摸吧,手都被染黄了,这能吃吗?虾皮加入工业染色剂使色泽变红,而未加染色剂的虾皮色则为淡红色。所以千万不要“见色着迷”啊!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:莲子加入二氧化硫外观会增白;凉粉加入二氧化硫看上去白而透明;黄花菜加入二氧化硫变成嫩黄色,但有刺鼻气味;挂面加入甲醛使差的粉做的挂面变白不易断;白瓜子、冬瓜子等加入明矾、石蜡使瓜子更白更亮且不易潮,

熟鸡肉加入亚硝酸盐肉色变嫩、皮变黄……所以,好看的不好吃的,不好看的倒是天然的。

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是食品安全性的重要部分,关系着消费者的健康。因此,专业食品卫生单位要加

强审批、管理、监督、检验,而广大消费者也应擦亮眼睛,积极举报那些“好看”的食品,让那些黑心商贩无利可图,无处藏身!



吴祯祥文并图

我领小狗滚铁环
人也欢来狗也欢
谁也不让谁
抢着一只铁环玩



袁杰

两人一见情意合
(电视剧)
昨日谜面:玉环飞燕皆尘土

(四字新词语)
谜底:美丽垃圾(注:玉环、飞燕,分别为唐室、汉宫中美人佳丽。尘土、垃圾。面为辛弃疾《摸鱼儿》词句)

圣堂王庙,心想西塘古镇的旅游开发的大格调、大框框已定,文化旅游已成了西塘古镇发展的总趋势。

古镇的夜总是来得特别的早,古镇的夜总是特别的静,古镇的夜又有特别的诗情画意。站在西塘古镇的双桥上(鲁家桥、安境桥),在月光下的西塘古镇小桥流水、飞檐翘角清晰可见,廊棚下数十处酒肆茶楼的大红灯笼静静地亮着,把西塘古镇的夜打扮得古色古香,漫步千米廊棚耳边时时听到民宅内传出的评弹曲艺,在江南水乡孕育成长的评弹艺术在江南水乡显得更加有魅力,它的曲调与江南水乡古镇融为一体,从而使古镇显得更静、更幽、更古、更有回味。

孰知这本唱本早已公开出版,很多观众都带了唱本来听书,万一台上出差错,马上引起台下一片嘲笑声。好个姚荫梅,他苦思冥想出新招:索性反其道而行之,来个颠覆唱本,把本子中唱词的部分改为说表,说表部分改为唱词。这样一改,标新立异,说得听众津津有味,如痴如醉。

书场附近有家点心店,自产自销生煎馒头和蟹壳黄。开锅时香气四溢,引得不少听客纷纷离座去买点心吃,有的听众不小心把馒头汤汁溅在邻座的衣服上,眼看发生争执,姚荫梅灵机一动,索性来个顺水推舟,加说一段“樊家树吃汤包”,通过书中人物之口,传播吃汤包的窍门:“轻提、慢慢移、先吮汤、后吃皮”。观众发出心照不宣的笑声,书场里气氛活跃,姚荫梅也赢得巧嘴的美称。



“不敢当,谢谢政府给我老面子。”我看见他们一家数口拥挤一室,脱口而出:“姚老住房不宽敞呀。”姚荫梅耳聪目明,马上接口:“蛮好格,硬碰硬是花园洋房。”见我疑惑不解,他就向我解释:“这里阿是老式洋房?”我回答:“是的,那么花园呢?”姚老信手朝复兴公园一指:“喏,介大的花园,你也看不出的?”说得一行人抚掌大笑,老人家果然是巧嘴。

望着姚老饱经风霜的脸,使我想起一件“文革”逸事:十年动乱期间,姚荫梅被关押在“牛棚”。一次,造反派坏头头命令他大扫除,姚荫梅竟把扫出的垃圾,统统倒在造反派的办公室门口,这简直是“太岁头上动



土”呀。坏头头气势汹汹举起皮带就抽打:“老家伙,存心捣乱。”姚荫梅却绵里藏针,不火不温地回答:“啊呀,革命小将啊,是你们让我把垃圾倒在这里的。”坏头头一愣:“胡说,是谁让你把垃圾倒在这里的?”“对呀,你们自己看!”姚荫梅指了指墙上的标语,坏头头顿时哑口无言。原来标语写着:“牛鬼蛇神不许走出大门。”我问姚老,当年为何胆识过人,敢于斗争?姚老冲我一笑,眼睛眨眨:“搭俚笃接搂白相相呀(开玩笑)。”临别时,毫耄老人对我们吐露心声:“我想念老听众,还想上台为大家说书。”

仁者寿,姚老享年92岁,无疾而终。他对艺术执着的精神激励着曲艺界的后辈们。

在复兴公园附近一幢老式洋房里,我见到了姚荫梅先生。当时姚老年近九十,依然双目炯炯有神,反应敏捷,能说会道,言语间充满乐观幽默又不乏辛辣之味。吴宗锡主席首先向他报喜:“姚老,上海将召开文代会,你已被光荣地推选为代表。”姚老露出笑容:

就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之际,从上海“居家养老研讨会”传出好消息,有关设计人员已在为多层“老公房”装电梯的事想方设法,足见脑筋。乍一听,似乎是个白日做梦,有几个能相信“老公房”也会装电梯呢?但这个消息是确切的,已经见诸报端。

上海现有年逾花甲的老人二百六十三万人,即五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老人,比例蛮大的。其中,相当一部分老人住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造的多层“老公房”。俗话说“人老腿先老”。许多人在腿脚不利索,上下爬楼梯多有不便。笔者以前住在凤城三村五楼,没有电梯,患有腿疾的老父亲每次上医院,靠的是三个儿子把他抬上抬下。还好,老父有三个儿子,如果没有这些男丁怎么办?所以说,“老公房”装电梯的最大受益者当属广大老人。

有目共睹的是,市政府在抓住住宅开发的同时,

没有忘记对“老公房”的改造。共用灶间、厕所为独用,“平改坡”,等等,现在又要为“老公房”装电梯了。一件件实事,一桩桩善举,不啻是雪中送炭,使广大“老公房”居民真正享受到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实惠。

笔者曾开玩笑地问我和老伴从小领着的外孙女:“你长大后怎样报答啊?”答曰:“我买电梯房给外公外婆住。”我们是否有那个福份住外公外婆买的电梯房暂且不说,但“老公房”装电梯的蓝图已由政府画定。从图纸到现实,其中尚有许多具体问题解决。也许是漫长的过程。尽管如此,广大“老公房”的居民毕竟有了盼头,有理由备感欣喜。尤其是老年朋友,生逢盛世,珍惜生活,希望能多活个几十年,也享受享受那“上上下下”的快乐。



欣闻老公房装电梯

刘以康